

毛猿

——关天古代和现代生活的八场喜剧

人物

罗伯特·史密斯，绰号扬克

派迪

勒昂

米尔德里德·道格拉斯

她姑妈

轮机师二副

一个团体的秘书

烧火工人们，太太们，绅士们等等。

场景

第一场 一艘远洋邮船上烧火工人们的前舱——从纽约启航
一个小时之后。

第二场 甲板上，两天以后——上午。

第三场 炉膛口，几分钟之后。

第四场 和第一场一样，半小时以后。

第五场 纽约五马路。三个星期以后。

第六场 城旁边一个岛上。第二个晚上。

第七场 城里。大约一个月以后。

第八场 城里。第二天傍晚。

第一场

一条横渡大西洋的邮船离开纽约作远洋航行的一个小时之后，船上烧火工人的前舱。一排排窄窄的铁架子床，上下三层，四面都有。入口在后面。有一些长凳子。在铁床前面地板上。屋里挤满了喊呀、骂呀、笑呀、唱呀的人——一种混乱的、刚开始的吵闹逐渐高涨为一种统一体、一种意义——关在笼子里一个野兽的疯狂而愤怒的挣扎与反抗。几乎所有的人都喝醉了。所有人的手中传送着许多酒瓶。所有的人都穿着斜纹布裤子，笨重难看的鞋子。有几个人穿着背心，但绝大多数上身赤裸。

本剧的这一场或其他诸场的处理方法决不应该是自然主义的。我们追求空间是被白色钢铁禁锢的、一条船腹中的一种压缩的，这种效果一排排的铺位和支承它们的立柱互相交叉，像一只笼子的钢铁结构。他们头上的天花板压了下来，使他们不能站直。这就加重了由于铲煤而引起的背部和肩部肌肉过分发达所赋予他们的那种天然伛偻的姿态。在图片中所设想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与这些工人们非常相象。所有的人胸脯上都是毛茸茸的，力大无比的双臂，凶恶、忿恨的小眼睛上面额头低低的向后削去。所有的文明的白色民族都全了；这些人除了头发、皮肤、眼睛的颜色有细微的差别，其余的都很相像。

幕启时扬克在一片吵闹声中在台前端坐。他好像比其余的人更健壮、凶猛、好斗、有力、自信。他们因为畏惧扬克强壮的身体，不得不表示的那种尊重。同时，

对于他们，他也体现着一种自我表现、他们地位的最后评价、他们的最高度发展的个性。

七嘴八舌的声音 喂！给我来一口！

来一口威士忌！

敬礼！

祝你健康！

干杯！

象上等人那样酒醉，上帝叫你挺尸去！

祝您身体健康！

祝您好运！

你他妈的！把那瓶酒递给我，

狠灌他！

你到底到哪儿去啦？嘿，虾蟆！

法国佬。

上帝作证，我猛击了他的下巴！

那个轮机长——詹金斯——是个臭猪——

警察抓住了他——我就逃走——

我还是喜欢不上头的啤酒

一个婊子，在趁我睡熟，抢了我的东西——

让她们全都去死！

你这个该死的撒谎鬼！

再说一遍！

（舞台上出现骚动两个要打起来的人被拉开了。）

请停止打架！

今天晚上——

看谁是最厉害的人！

该死的德国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今儿晚上到船头空场上去。

我给德国佬下注！

我告诉你，他的拳头可厉害呐！

闭上你的嘴，意大利佬！

伙计，别打架。我们是不是好朋友？

（一个声音开始高唱起来）

“啤酒啊！啤酒啊！真叫好！

你们自己灌吧，灌个饱。”

扬克（似乎第一次注意到周围的吵吵闹闹，转过身，威胁地——带着一种傲慢的权威腔调）你们都给我住嘴！你们打哪儿弄到那啤酒歌的？啤酒，混帐！啤酒是姑娘们和德国佬——喝的。我要喝就喝点带劲儿的！你们谁给我喝一口。（他在急忙递上来的许多酒瓶中接过一个，喝了一大口，紧紧抓住酒瓶，横眉竖眼地盯住瓶主，瓶主默认了这一次的掠夺说：“扬克，拿着喝吧，给你了。”扬克傲慢地转过上身，又一次背对群众。暂时尴尬的冷场。舞台上紧接着出现——）

七嘴八舌的声音 我们准是过海岬了。

船正驶向海岬。

天哪，到骚安普顿，还要在该死的地狱里呆上六天。

耶稣，我希望有人替我上夜班。

德国佬，晕船啦？

喝干，别理它！

瓶里装的什么酒？

杜松子酒。

去死吧，那是黑鬼喝的。

艾酒吗？那是加了药料的。虾蟆，你喝了会昏头的。

猪！

要想过瘾得喝威士忌！

派迪到什么地方去了？

睡着啦。

给我们唱唱那支威士忌歌，派迪。（众人望着一个已经喝得大醉，看上去干瘪的老爱尔兰，这会儿他正坐在长凳上打盹。他的面孔极像猴子，他的一对小眼睛里饱含着那种动物的悲哀的、忍受痛苦的神情。）

唱那支歌，爱尔兰的卡鲁索！

他的年纪已经不能享受这种酒了！

你瞧他醉得多厉害！

派迪（四下眨眼，忿然站起来，东摇西晃，抓住一张床铺的边缘）我什么时候喝醉到不能唱歌，你们谁见过？我只有对世界的感觉全部消失的时候，我根本不打算唱歌。（带着一种悲哀的轻蔑）你们要听《威士忌，约翰尼》。你们要听一支劳动号子歌吗？真是怪事，像你们这帮丑八怪，居然想听歌，托上帝的福。不过没关系。（他开始用一种微弱、带鼻音、悲哀的调子唱起来）

啊，威士忌是人的性命！

威士忌！啊约翰尼！（唱到这句，大家都参加进来合唱）

啊威士忌是人的性命！

威士忌是给我的约翰尼喝的！（又合唱）

啊，威士忌令我的老头子疯狂！

威士忌！啊约翰尼！

啊，威士忌令我的老头子疯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威士忌是给我的约翰尼喝的！

扬克（又一次转过身来，嘲笑地）噢，见鬼！别唱那古老的破玩意！那所有胡说八道全完蛋了，懂吗？你也完蛋了，你这个该死的老爱尔兰人，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松一口气吧。别那么大声乱嚷嚷。让我们休息一下。（带着一种尖刻的冷笑）我正在思想，你看见过吗？

大伙（跟着他重复一遍那个字眼，却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思想！（众人的声音应带有一种刺耳的金属音响，仿佛他们的喉咙就是留声机的喇叭。随后便是冷酷、辛辣的哄堂大笑。）

七嘴八舌的声音 别想入非非了，扬克。

哎呀，你的头会疼的！

还有这么巧的事情——灌黄汤跟这个字眼倒是押韵咧！

哈，哈，哈！

灌黄汤，别思想！

灌黄汤，别思想！

灌黄汤，别思想！（大家齐声合力唱起这个叠句，使劲把脚跺在地板上，用拳头敲打长凳。）

扬克（从瓶子里大喝了一口——温和地）你们都闭上臭嘴，别大喊大叫啦。

我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话了。（吵闹声停了下来。一个烂醉的伤感的男高音开始唱起来：

隔着广阔的大海，
在遥远的加拿大，
有一个姑娘痴心等待
要跟我成家——)

扬克（极轻蔑地）最应该闭嘴的是你这个笨蛋！你从哪里学来那些废话？家吗？去它的家！我来替你成个家！让我揍你一顿。让家见鬼去吧！你从哪里搞来那种废话？这就是家，懂吗？你要家有什么用？（夸耀地）我离开家的时候还是个小娃娃，能走开，我就是那样的高兴啦。家不是别的，在于我，就是挨揍。不过你可以拿你的衫子打赌，从那以后，从来没有谁揍过我！你们有谁想跟我比试吗？嘿！我想你们也不敢。（带一种更为和解，但依然轻蔑的腔调）姑娘们等着你，咳？噢，那全是见鬼！想入非非。她们谁也不等。为了一个五分镍币她们就会出卖你。我说她们全都是婊子，你们明白吗？对待她们就要像我那样狠狠地，明白吗？让她们去死吧。婊子，她们全都是那么回事。

勒昂（醉得很了，兴奋地跳到长凳上，手里拿着一只酒瓶，指手划脚地）同志们！听着，扬克说得对。他说，这只臭船就是我们的家，就是地狱。他说得没错！这儿就是地狱。我们生活在地狱里，同志们——没错，我们的确要死在这里。（发火）我问你们怪谁呢？这不能怪我们。我们不是生来就这么糟糕的。所有的人生来都是自由平等的。伙计们，那是他妈的《圣经》里说的。可是那些懒惰的肥猪、坐头等舱，他们在乎《圣经》吗？都是他们的错。他们把我们拖得只有在这条该死的船舱里当工资奴隶，流汗，熬煎，吃煤灰！就怪那些该死的资产阶级！（人们中间早就有一种逐渐高涨的轻蔑而忿恨的窃窃私语声，这时，他的话被一阵猛烈的所有声音所打断。）

各种声音 关掉吧！

闭嘴！

坐下！

收起那张令人作呕的脸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死猪！（等等。）

扬克（站起来，瞪着勒昂）坐下，不然，我就把你打趴下！（勒昂连忙销声匿迹地坐下。扬克傲慢地接着说）《圣经》嘛和资产阶级嘛？还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全是空话。弄一只肥皂箱子！租一个会堂，大家就能得救！就能把我们拉到耶稣那里去嘛？全是假话。我听见的像你们这帮家伙的话可多啦。你们全都错啦。知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你们是一群废物说着废话。你们全是胆小鬼，懂吗？你们是孬种，就是这么回事。你们就是孬种那号人。喂！我们跟头等舱里的那批笨蛋有什么相干？你们说，我们比他们更像人样，是不是呢？当然是！我们这些人，不论哪一个都能一举手就把他们一整帮收拾干净。把他们哪一个放在这里炉膛口上打一班，就得有人用担架把他抬下去。那些家伙全是废物，只不过是臭皮囊。是谁开动这条大船的？是我们。那么，是我们顶事，不是吗？我们顶事，他们全是废物。就是如此。（大家齐声赞成。扬克继续说下去）说这里是地狱——啊，瞎说！你就是吓掉了胆，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男子汉干的工作。这种工作是能开动这条船，他们不能干什么。可是你就是一个浪荡汉，是孬种，你就是那号人。

七嘴八舌的声音（怀着强烈的自尊心）

对呀！

是男子汉干的活！

勒昂，耍嘴皮子用不了什么。

他连自己份内的活都没干好过。

让他去死吧！

开动这条船的是我们，我赞同扬克的说法。

上帝，扬克说得没错！

我们不需要谁替我们流眼泪。

把他撵出去！

笨猪！

快把他扔到海里去！

我要打碎他的下巴颏！

（人们拥到勒昂的身边，威胁地。）

扬克（脾气又好了——轻蔑地）噢，随他的便。不要紧张。他值不得一拳头。干了吧。不管这个瓶子是谁的，祝您身体健康。（他从他的瓶子里大喝了一口。大家都跟着喝起来。霎时众人互相亲热地拍打谈笑着，气氛非常热烈。）

派迪（他一直坐在那里，带着一种惊愕而忧郁的茫然之感——突然大叫起来，声音中充满了往日的悲哀）你是说，这是我们的天下，是我们开动这条船的？天呐，那么万能的上帝可怜我们吧！（他的声音变成失利的叫喊。他在凳子上摇来晃去。人们瞪着他，情不自禁地感到惊讶）噢，青年时代的那些美妙的日子，我真想回到那里去啊！噢，那时候有许多桅杆高耸入云的快船——船上都是好样的、健壮的人——那些人都是海的儿子，就好像海是他们的亲娘。噢，他们的皮肤干净，眼睛明朗，还有笔直的背和丰满的胸膛！他们都是勇敢的人，是大胆的人。我们也许要绕过海角航行出去。我们天亮趁着好风开航，唱一支劳动号子歌是那么的无忧无虑。陆地沉没下去，在船后面，渐渐失去踪影了，可是我们只不过不在意地笑笑，从来不回头看一眼。就那时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都是自由人——我是在想，只有奴隶才关心过去或将来的日子——直到他们老得和我一样。（带着一种宗教的狂热）噢，真想顺着贸易风又一次向南飞奔，日日夜夜地继续南进，扯满船上的帆，船后面的浪花在夜里发着闪闪火光，那时，天上会冒出火焰，星星一闪一闪。有时也许是一轮满月。你那时就会看见那船穿过灰蒙蒙的夜，还有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高高的许多面银白色的帆，甲板上悄无声息，我们大伙儿都在梦乡里，你会相信自己坐的不是真船，而是一条鬼船，就像人们说的那条“荷兰飞人号”，永远不靠一个港口地在海上漂流。还有白天，和煦的太阳，照在干干净净的甲板上，把你的血温暖，闪闪发光于千万里的绿色海洋上，风像烈酒一样吸到肺里。活儿吗——是呀，硬活儿——可是谁在乎那个呀？当然，你是在天空下面干活，而且那是需要技术和胆量的活儿。悠闲地抽着烟斗在六点到八点的那一班里，也许了望到的是鼓起的陆地，可能会看见南美的群山，白色的山顶被落日染成火红色，云彩飞驶过它们！（高兴的调子听不见了。他继续说下去，悲哀地）天呐，死人的低语说出来还有什么用呢？（对扬克，忿恨地），人们在船上算数的时候是那些日子，不是这会儿。只有在那些日子里，一条船才算得上海洋的一部分，一个人才算得上船的一部分，一切都被大海融在一起。（嘲讽地）你所要求的那种一体就是这些，扬克——烟囱里喷出的黑烟污染了海和甲板——该死的机器敲打、跳动、摇晃——一道阳光也看不见，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我们的肺被煤灰塞满——在这个地狱一般的炉膛口里，断了我们的脊梁，碎了我们的心——这个该死的炉子——我们的性命随着煤一道也送进去了，我是在想——就像关在铁笼子里、动物园里那些该死的人猿！（一声厉笑）哈哈，魔鬼保佑你！你所希望的就是当那种家、作那种主吗？拿血肉给机器作齿轮是你所希望的吗？

扬克（他一直带着轻蔑的讥笑倾听着，现在怒气冲冲地喊出他的回答）的是，我就这样。又能怎么样呢？

派迪（好像自言自语——带着深沉的悲哀）我过时啦。希望有一天正当我梦想着那过去了的日子的時候，一股饱含阳光的巨浪会把我从船边冲下海去！

扬克 噢，爱尔兰糊涂虫！（他跳起来，气势汹汹地朝派迪走去——随后停下，跟内心里某种奇怪的冲动作斗争——让他的两只手耷拉下去——轻蔑地）噢，放松点。就那样吧，没关系。就是那么回事，你蠢得过头了。你在搬弄的那一切垃圾——噢，没有关系。只是都过时啦，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再算数啦，懂吧。你已经老得没有胆子啦。（厌恶地）但是，喂，光发牢骚不行，偶尔也上去换换空气，得知道有了什么变化。（他突然感情冲动地说起来，越说越激动）喂！当然，我说的就是那个意思！他妈的——让我说！咳！咳，你这个老爱尔兰人！咳，你们这些家伙！喂，听我说，我一定得说说。我不像他不顶事。他死了，可是我还在活着。知道吗？我是机器的一部分！他妈的为什么不是呢！它们是不是在运动？它们就是速度，是不是？它们能突破一切，懂吗？走二十五海里一点钟！那是不简单的新玩意儿！它顶事。可是他呀，他太毛啦。他发晕。喂，听呐。所有那些关于白天和黑夜的昏话，月亮和星星的昏话，太阳和风的昏话，还有新鲜空气等等——噢，全是胡言乱语！他搞的名堂就是要吹过时的曲子。他已经老得不再顶事啦。可是我年轻呀！我身体棒，跟世道前进！世道，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的才是那一切的根本。他说的那些废话被世道戳穿了。打碎了老一套，致它于死地，把它从地球上抹掉了！世道，明白我的意思吗！机器、煤、烟和那一切！他难以呼吸和咽下煤灰，可是我行，明白吗？那就是我的新鲜空气和食物！我是新人，明白我的意思吗？炉膛口是地狱吗？不错！要在地狱里工作就得是一条好汉。地狱，不错，那就是我喜欢的气候。我能吃下去！而且吃胖了！我让它发热！是我使它发出吼声的！是我使它转动的！如果没有我，一切都要停顿。所有事物都必将死去，懂得我的意思吗？开动这个世界的那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声音、烟和所有的机器都需要我。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我要说的。这个世界需要有人来推动，其他的一切事物才会使它转动。如果不这样，它是不会动的，懂吗？”那么你就会追到我身上来了。原动力就是我！明白我的意思吗？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了。开头和结尾都是我！我开动了什么东西；世界就转动了！世道——那就是我！——旧的被新的改造！就是我使煤燃烧的；喂机器的蒸气和石油的就是我；使你听得见的噪音里的那种东西就是我；我就是烟、特别快车和轮船和工厂的汽笛；我就是使金子能铸成钱的那种东西！我就是炼铁成钢的原料！我就是钢，就是一切！（他说着用拳头猛击床铺。所有的人都给他的话鼓动起来，自以为了不起，如痴如狂，同样敲起铁床来。扬克的咆哮声在金属的轰响中清晰可闻）奴隶，见鬼！我们才是管事的。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有钱的家伙，狗屁不是！他们不顶事。可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在前进，我们是基础，我们是所有！（派迪从扬克开始说话时，就一直从瓶子里一大口一大口地喝酒，起初惊慌地听不下去，随后拚命地，好像要麻木他的感觉，最后达到了完全无所谓的，甚至觉得有趣的醉生梦死。扬克看见他的嘴唇翕动。他的喊声压倒那一片喧哗）噫，大伙等一等！别着急！这个疯癫的爱尔兰人在说话呐。

派迪（现在可以听见他的话音了——他仰起头来，发出嘲笑声）哈——哈——哈——哈——哈——

扬克（攥紧拳头，猎猎地）噢！小心你是在嘲笑谁！

派迪（开始唱起《迪河上的磨坊主》，脾气非常温和）

“谁我都不管，咳，管不着，
没有人不管我。”

扬克（他自己的脾气也一下子变得温和了，朝着派迪的光脊梁上噤地拍了一巴掌，打断了他的话头）你可说准了！现在你

学得乖点啦。让他们全都见鬼去吧！不需要有人管我。我能自控，明白吗？（低沉的钟声响了八下，在四面的钢墙中震响，就像包藏在船心里一面大铜锣。所有的人都机械地跳了起来，迈着囚徒的步伐，一个紧跟一个，默默地鱼贯走出门去。扬克在派迪的背上拍了一下）该我们上班了。你这个老爱尔兰人！（嘲讽地）下到地狱里去吃煤灰，喝热气吧。事情就这样，懂吧！你最好装出你喜欢那个调调的样子——要不然，你就挺你的尸去。

派迪（带着快活的满不在乎的神气）让他去死吧！我不去上这一班啦。让他们在航海日记上给我记下一笔，去他妈的。我可不是你们这一号的奴隶。我要从容自若地喝酒、想心事和作梦。

扬克（傲慢地）想心事和作梦，你有什么好处？我们前进，是不是？速度，是不是？雾，那就是你所代表的一切。但是我们要冲过它去，懂吗？我们突破它猛冲过去——二十五海里一个钟头！（轻蔑地转过身，背对派迪）噢，你不顶事得叫我恶心！（他大步走出后方的门。派迪独自哼着曲子，昏昏沉沉地眨巴着眼睛。）

幕 落

第二场

出发之后两天的船的上层甲板的某部分。米尔德里德·道格拉斯和她的姑妈正在甲板的椅子上躺着。前者是个二十岁的身材苗条、纤弱，有一张苍白、标致的脸，脸上表露出一一种瞧不起人的优越感的姑娘。她极度不安、露出不满的焦躁，因为她厌烦自己的贫血症。她姑妈是个浮夸自负的胖老太太。她的衣着好像害怕单靠一副面孔显示不出她的社会地位似的拿腔做调。米尔德里德穿了一身白色衣服。

四下里的海洋风光美丽鲜明，甲板上的太阳光汹涌如潮，新鲜的海风吹过甲板是这场戏中要表达的重要所在。这两位不合时宜、矫揉造作的人物给整个舞台，显得既无生气又不协调。年长的一位像一块搽了口红的白面团，年轻的一位好像她那个家族的所有活力，在她受孕成形之前已经开始衰退。所以她表现的不是它的生命力，而只是在消耗那种精力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浅薄的东西。

米尔德里德（带着一种造作的迷迷糊糊的神情仰望天空）盘绕在天上的黑烟，多有意思，美极了！

姑妈（没有抬头）我讨厌任何形式的黑烟。

米尔德里德 我祖奶奶抽烟斗——一个陶土制的烟斗。

姑妈（气恼）俗气极了！

米尔德里德 她这位亲戚太远了，谈不上俗气。烟斗会随着时间的久远变得越发光彩照人。

姑妈（假装厌烦，实际上是给激恼了）你在学院里读的社会学

教你的就是这一套吧？你只要逮住机会，就扮演吃死尸的怪物，把陈年骨头挖掘出来。你为什么不让躺在坟墓里的老祖奶奶安安静静地休息呢？

米尔德里德（像做梦一样）身边放着她的烟斗——在天堂里抽烟。

姑妈（怀恨地）真的，你是个天生的吃死尸的怪物。亲爱的，甚至你长得也越来越像那个怪物了。

米尔德里德（腔调冷冷地）姑妈，我不喜欢你。（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望着她）你使我想起一块冷猪肉布丁，放在漆桌布上，厨房里，在一个——要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说出来，惹人讨厌。（她闭上眼。）

姑妈（冷笑）我对你的坦率十分感激。不过，我至少，在表面上——是你的监护人，让我们来拼凑一场停战协议吧。对我来说，不管你想摆出一副什么奇姿怪态，你都可以完全自由地摆出，只要你讲点社交礼貌——

米尔德里德（拖长腔）讲些胡说八道吧？

姑妈（好像没听见，继续说下去）你那种病态的激情被纽约东区的社会服务工作耗尽了——顺便说一句，你搞的那一套，让那些贫穷的人，在他们自己的眼里，显得更加贫穷，他们是多么恨你啊！——现在你又一心要访问国际贫民窟。哼，我倒希望伦敦东区会提供必需的神经镇定剂。到那里不需要我的陪同。我已经告诉过你爸爸，我不愿意去。丑恶的东西令我讨厌。我们可以雇一大批侦探，你想考查什么就考查什么——只要他们允许你去看。

米尔德里德（抗辩中流露着一丝真诚）不要嘲笑我，好吗？我是真想知道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相信我对这种探讨，至少是有点诚意的。有帮助他们的愿望。我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有点用处。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可那不是我的过错。我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意真诚待人，能在什么地方接触生活。（带着消沉的苦恼）不过我恐怕既没有活力，又没有毅力。那所有的事情，在我们家里，我来到世间之前，早就熬光了。爷爷的鼓风炉，火焰冲天，熔化钢铁，挣了几千万——爸爸让那些炉子继续燃烧下去，又挣了几千万——排在末尾的就是我这个小丫头。我和无数的人都是贝氏转炉法里的一个废品。也可以换种说法，我继承了那种副产品，财富的后天特性，而创造财富的钢铁的能量和力量我却没有承继下来。像人们在赛马场上所说的那样，生我的种马是黄金，毁掉我的也是它，而且在多方面毁了我。（她苦笑了。）

姑妈（一点也没有受到感动——傲慢地）真诚好像今天跟你有缘。那除了作为一种明显的姿态，与你并不相称。我劝告你，还是尽量装模作样吧。你要清楚，某种真诚也会隐藏在装模作样中。对你来说，你更喜欢装模作样。

米尔德里德（又造作和厌烦起来）是的，我想我应该是那样。请原谅我刚才发的脾气。当一只豹子埋怨它的斑点的时候，它一定显得很怪。（带一种嘲讽的腔调）咪呜吧，小豹子。咪呜吧，抓吧、撕吧、咬吧，填饱你的肚皮、快活吧——但是要呆在森林里，呆在你的斑点能成为伪装的地方。在一个笼子里，它们要使你显眼了。

姑妈 你说些什么，我根本不明白。

米尔德里德 跟你说任何事情都会是无礼的。我们还是说闲话吧。（她望望手表）哼，谢天谢地，到了他们来接我的时候了。那一定会给我一种新的刺激，姑妈。

姑妈（故作为难）难道说你真去吗？那个脏劲和那种热度一定是可怕的——

米尔德里德 我身上应该有当搅炼工人起家的爷爷，那种不怕热的遗传性，那会使得一条火蛇都打起冷战来。最好是做个试

验。

姑妈 你去参观炉膛口，有没有得到船长或者什么人的允许？

米尔德里德 （带着胜利的微笑）我得到了船长的和总机师的允许。啊，尽管我有社会服务证件，可是他们开始并不想让我去。他们似乎对于我要调查另外一半人在船上怎样生活和工作的事情一点也不积极。所以我不得不坦言他们，我爸爸就是纳札若斯钢铁公司总经理，这个轮船公司的董事长，告诉我可以调查。

姑妈 他并没有告诉过你，天哪，你在骗人！

米尔德里德 时代把人们变得多么天真啊！可是我说他告诉过我，姑妈，我甚至还告诉他们，他还给了我一封写给他们的介绍信——但是那信我给弄丢了。他们不敢冒险去证实我可能撒谎。（兴奋地）所以行啦！到炉膛口去定啦。机师二副陪我去。

（又望望表）时间到了！我想，他早就到了。（机师二副上。他是一个健壮、漂亮的人，三十五岁左右。他走到两人面前停下，显然有点不知所措，举手碰碰帽沿。）

机师二副 道格拉斯小姐吗？

米尔德里德 没错。（推开毛毯，站起身来）我们都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出发吗？

机师二副 请稍候片刻，小姐。我正在等四副。他就来。

米尔德里德 （带着一种嘲讽的微笑）你是不是害怕独自担负这个责任？

机师二副 （勉强作出微笑）两个人总要强过一个人。（她的眼光使他不安，他望望大海——脱口说出）今天天气很好。

米尔德里德 是吗？

机师二副 风和日丽——

米尔德里德 我可觉得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机师二副 假如在太阳光下面是够热的——

米尔德里德 对我来说可不够热。我讨厌大自然。我的身体从来就不健壮。

机师二副 （勉强作出微笑）哎，你会发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非常热。

米尔德里德 你是说地狱吗？

机师二副 （目瞪口呆地，决定放声大笑）哈——哈！错了，我说的是炉膛口。

米尔德里德 当年我爷爷作搅炼工人的时候，就是拿沸腾的钢水当游戏的。

机师二副 （莫名其妙——不安地）是吗？哼，请原谅，小姐，你打算穿身上这件衣服吗？

米尔德里德 怎么会不能穿呢？

机师二副 你免不了会蹭上油和脏东西的。

米尔德里德 没什么。我有许多套白衣服。

机师二副 你可以罩上，我的一件旧外套——

米尔德里德 像这样的衣服我有五十套。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一身扔到大海里去。那就会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你想是这样吗？

机师二副 （固执地）要走下很多层不太干净的梯子——还有许多黑暗的小巷子——

米尔德里德 我不穿别的，除了这件衣服。

机师二副 请不要见怪。我不干涉你穿什么衣服，我只不过警告你——

米尔德里德 警告？听起来倒新鲜，怎么解释？

机师二副 （望甲板下面看——宽慰地舒一口气）现在四副在那边等候我们。要是你喜欢走——

米尔德里德 走吧。我跟着你。（他走下。米尔德里德回过头来投给她姑妈一个嘲笑）傻瓜——不过是一个漂亮的、精力充沛的傻瓜。

姑妈 （轻蔑地）拿腔作调！

米尔德里德 当心啊。他说那里有许多黑暗的小巷子——

姑妈 （同样的腔调）装腔作势！

米尔德里德 （愤怒地咬着嘴唇）你说得对极了。要是我的万贯家财不那么贫血、干净，该多好！

姑妈 对，我相信，为了一个新的姿态，你会把道格拉斯家的声名拖到臭水沟里去的！

米尔德里德 它就是从那里发迹的。再见，姑妈。不要为我会掉进火炉，祷告得过火了。

姑妈 拿腔作调！

米尔德里德 （恶意地）老妖怪！（对她姑妈的脸侮辱性地刷了她一下，然后满脸笑容地走开。）

姑妈 （在她身后尖叫）我说装腔作势！

幕落

第三场

炉膛口。火炉和锅炉体积在后面显出的模糊外型。头顶上高高地吊着一个电灯泡，把昏昏沉沉的光线，投进弥漫着煤灰的空气里，各处都累积着大堆的阴影。整排人，齐腰以上，全部赤身露体地站在炉门前面。他们弯下身，目视前方，使用他们的铁锹，带着一种奇异的、笨拙的、摇摆的节奏，打开炉门。所有在黑暗里，一个个圆圆的火洞里，可怕的亮光和热度全冲到人们身上，他们的阴影轮廓就像一群蹲着的、低头弯腰带着锁链的大猩猩。人们用同样节奏的动作铲煤，东摇西摆就像煤堆上有一道轴，煤成堆地堆在他们身后地板上，准备铲到他们前面的火口里去。四处充满了炉门开关声、钢铁撞击声、铲煤声。这种撞击声震耳欲聋。但是其中有秩序、节奏，有一种机械的规则的重复，一种速度。却是火炉里跳跃的火焰的呼啸，机器的单调的震动。却压倒一切，使得空气中轰轰然颤动着解放了的能动力的。

幕启时，炉门紧闭。人们正作片刻休息。有一两个人正在将身后的煤，堆成更顺手的小堆。另外一些人，在舞台的阴暗处，靠在铁锹上歇乏。

派迪（从那排人中的某一点上——悲哀地）天啊，这一班还他妈的有完没有？我的背都累断了。我彻底给毁了。

扬克（从那排人的中心点上——带着生气勃勃的嘲讽）噢，你

叫我恶心！你该去死，明白吗？你就是总在抱怨的那种人！我说，这又有什么呢！这个正合我的胃口！我就喜欢这个口味，懂吗！（哨子响了——又细又长，从头顶上某个暗处传来。扬克骂了一句，但并不是恶狠狠地）那个该死的机师以为我们是在游手好闲哩，又在炸鞭子了。

派迪（怀恨地）上帝叫他挺尸去！

扬克（带着一种得意的命令口气）伙计们！来吧。加油干吧！她饿啦！塞些食物送到她肚子里去！大伙们干起来吧，把她打开！（说到这最后一句，所有那些依照他的行动站好队的人，都发出刺耳的当当唧唧声，把他们的炉门打开。火光照到他们转身铲煤的双肩，和着煤灰的汗水在他们背上画成图案。特别发达的肌肉形成了光与影的重要部分。）

扬克（一面轻轻松松地铲煤，一面唱着数）一、二、三，（他的声音在战斗的欢乐中得意地升起）这样才棒嘛！让她吃吧！现在大家都动手把煤投到她肚子里去！让她乘风破浪地飞速前进！操纵她！驱赶她！看看她跑的劲头！瞧瞧她冒的烟！速度是她的小名！给她吃煤，伙计们！煤，那就是她的饮料。喝饱吧，小宝贝！让我们看你飞速前进！用心干活，再领先跑一圈！跑起来吧。（这后一句是在看台上观看自行车六天赛跑的看客们惯唱的老调调。他使劲关上他的炉门。其他的人，尽管精疲力竭，努力采取一致行动。结果是随着一连串的砰砰声，火眼儿一个接着一个关掉了。）

派迪（呻吟）我的背都要累断了。我完蛋了——完了——（一顿。接着从电灯上面那片模糊不清的地方，又响起毫不留情的哨子声。于是到处是一片咆哮的怒骂声。）

扬克（向上面晃晃他的拳头——轻蔑地）你呀！着什么急！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认为是我还是你？带头干这个活儿的？等我准备好动手。没准备好，不行！等我准备好，懂吗！

七嘴八舌的声音（赞扬地）

简直太棒了！

扬克跟他说，老天哪！

扬克不怕任何人！

扬克！好小伙子。

把他臭骂一顿！

告诉他，他是一头臭猪！

监管奴隶的混蛋！

扬克（轻蔑地）他没有胆子，是个胆小鬼，明白吗？所有的机师一个个都胆小如鼠。都是胆小鬼。噢，去他妈的！兄弟们，让我们干吧，我们休息过啦。来吧，她饿啦！给她加油吧！并不是为了机师。他和他的哨子不算数。可是我们算数，明白吗！干起来吧！我们得喂喂小宝贝！（他转身打开他的炉门。大家照着他的样子做。这时二副和四副从左首暗处上，米尔德里德走在他们中间。她被惊得面无血色，架势已经垮了。尽管温度很高，她吓得发战；她强迫自己离开机师们，朝人们跟前走近几步。她站在扬克背后。所有这一切，都是飞快地发生在人们转过身来的那霎时。）

扬克 大伙们，干起来吧。（他正要转身铲煤，哨子又发出专横、恼人的声音。这令扬克怒火冲天。人们完全转过身来，看见穿着一身白衣服的米尔德里德站在那里，因而吓得目瞪口呆，停止工作的时候，扬克还没有完全转过身来，还没有看见她。另外，他的头高高仰起，眨巴眼睛向上空望暗处，想找到吹哨子的主儿，他一只手里拿着他的铲子，凶恶地在头

上挥舞，另一只手捶着胸膛，像个大猩猩一样大叫）不要吹那哨子！你这个胆小的、穿制服的爱尔兰的流氓，从那里流下来，你滚下来，我把你的脑子砸出来！你这个发臭的、肮脏的胆小鬼，你这个天主教徒、杀人犯、狗杂种！下来，我要杀了你！我叫你看看还敢不敢对我大吹哨子。我要砸瘪你的天灵盖！我要把你的牙齿打到你的喉咙里去！当心你的鼻子，我要把它捣到你的后脑勺上去。有人出五分钱，我就把你这个肮脏的笨蛋的肠子剥出来，你这个龌龊的、邋遢的、吃大粪的狗娘——（他突然间意识到所有其他的人都瞪着他背后。他出于自卫的本能，匆忙转身，发出一种嚎叫、杀气腾腾的咆哮，蹲下身子想向前扑，嘴唇向后咧，紧贴在牙齿上，他的小眼睛闪着凶光，看到象幽灵一样的米尔德里德，从打开的炉门里发出的强光全照在她身上。他瞪着她的眼睛，变成了化石。她因为刚才听到的他那些话，而被吓瘫痪了。在这种无名的、深不可测的、一丝不挂、无耻的兽性有力打击之下，她被彻底打垮了，显得六神无主，头晕目眩。当她望着那副猩猩面孔，当他的眼睛盯住她的眼睛时，她发出一声低低的、窒息的喊叫，从他跟前退缩回去，抬起双手，把双眼蒙住，遮住他在自己眼中出现，保护她自己。这样，倒在扬克身上引起了反应。他的嘴张开，他的眼睛变得懂恐不安。）

米尔德里德（几乎晕过去——对一边一个搀扶她的一只手臂的两位机师——呜呜咽咽地）带我走开！噢，我不想再看见这个肮脏的畜生！（她晕了过去。两位机师架着她消失在左后方的暗处。铁门咣啷关上。盛怒和迷迷糊糊的愤慨冲回到扬克的心头上。他认为自尊心莫名其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受到侮辱。他咆哮了：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他举起铁锹，朝着他们，朝着门口投去，刚刚关好门。铁锹咣啷一声打在铁舱壁上，落在地板上，发出很响的声音，从头顶上，哨子又响了起来，像在发着长长的、愤怒的、坚持的命令。)

幕 落

第四场

伙夫们的前舱。扬克那一班刚刚下班，晚饭刚刚吃过。他们的脸和身体由于用肥皂和水擦洗过，变得光洁明亮。因为水没有浇到他们的眼睛四周，煤灰粘在那里，像是抹了黑色的化妆品，而显出一种古怪的、邪气的表情。扬克没有洗过脸和身子。像一个黑黑的、沉思的人，跟众人形成强烈对比地坐在前面一张板凳上，正好像罗丹的《沉思者》。其他的人，大多数都在抽烟斗，瞅着扬克，半带恐惧，好像怕他会大发脾气；半觉好玩，好像他们看见了一个逗人开心的玩意儿。

七嘴八舌的声音 他什么东西也没吃。

老天啊，一个人总得吃东西呀！

胡说！

扬克吃火不吃饭。

哈哈。

他没有洗澡。

他不记得了。

嗨，扬克，你怎么不记得了洗澡啦？

扬克（阴沉地）什么也没忘，让洗澡去见鬼去吧！

七嘴八舌的声音 煤灰会粘在你身上的。

煤灰会渗进皮里去。

煤灰让你奇痒无比。

煤灰会把你身上弄得像一头豹子似的斑斑点点。

是不是说像一个花斑的黑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扬克，还是洗洗好。

不然你睡觉也会难受。

扬克，洗洗去。

洗洗去！洗洗去！

扬克（忿恨地）噢，我说，伙计们。不要来管我。行不行？我正在思考你们看见没有？

大伙（跟着他冷嘲热讽地念叨那个字眼）思考！（这个字眼发出一种刺耳的金属音响，似乎他们的嗓子就是留声机喇叭筒般的效果。接着来的则是一场异口同声、尖厉刺耳的大笑。）

扬克（跳起来，要打架似地瞪着他们）是的，思考！思考，怎么啦，我不能这么说吗？（大家沉默不语。他对于常常拿来开玩笑的一句话，却突然大发脾气，这把大家弄糊涂了。扬克又坐下，还是那副《沉思者》的姿态。）

七嘴八舌的声音 随他去吧。

他好像有股怨气。

为什么不该有呢？

派迪（对其他的人挤挤眼）我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很容易看出来。我告诉你们，扬克恋爱啦。

大伙（跟着他重复那个字眼，就好像它带有冷嘲热讽的意思）恋爱！（这个字眼具有一种刺耳的金属音响，好像他们的嗓子就是留声机喇叭筒般的效果。接着来的则是一阵异口同声、尖厉刺耳的大笑。）

扬克（表示轻蔑的嗤鼻声）去他妈的，我会恋爱，我是仇恨，懂吗？仇恨，懂吗？

派迪（带着哲学家的口气）要区别爱与恨，只有聪明人才能做到（带着一种辛辣的嘲讽，越说越起劲）爱包含在其中，我

可告诉你们。对于我们这些在炉膛口里活受罪的可怜虫来说，一位穿得漂漂亮亮像个白色皇后的女士，走下一里路的阶梯和梯子，来看看我们，不是为了爱，又是为了什么呢？（四面升起了愤怒的咆哮声。）

勒昂（跳上一条长凳，激动地）侮辱我们！那头臭母牛！在侮辱我们！还有那两个臭机师。他们拿我们示众，好像我们是动物园里倒霉的猴子？他们无权这样做。难道我们签过字，允许他们拿我们老实工人的人格来侮辱吗？船上的章程可没有那么一条。你可以放心打赌，没有！不过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问过甲板上的管理员，我听他说，她爸爸是个混蛋的百万富翁，一个臭资本家！他的臭金子足够压沉这条混账的船！他造出全世界的臭钢的一半！这条臭船也是他的！而你们和我，同志们，还有船长、副手们、机师们，也都是他的奴隶。而她就是他的臭女儿，所以我们也全都是她的奴隶！她说过，很想来看看甲板下面的臭畜生，所以他们就带她下来！（怒吼声四起。）

扬克（稀里糊涂地对他眨巴着眼睛）我说！等一等！这都是真的吗？

扬克（极轻蔑地）让法律见鬼去吧？

勒昂 千真万确！侍候他们的是那个混帐管理员，他把她的事告诉了我。我想问问，我们该如何呢。我们是不是该像狗一样忍气吞声？我告诉你们，我们可以打官司。我们可以用法律

扬克（极轻蔑地）让法律见鬼去吧！

大伙（跟着他冷嘲热讽地念叨那个字眼）法律（这个字眼具有一种刺耳的金属音响，好像他们的喉咙就像留声机喇叭筒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般的效果。接着来的是一阵异口同声、尖厉刺耳的大笑。)

勒昂 (感到他的话站不住脚——挣扎地) 我们作为选民和公民可以强迫臭政府——

扬克 (非常轻蔑地) 去他妈的! 政府!

大伙 (跟着他冷嘲热讽地重复那个字眼) 政府!(这个字眼具有一种明显的金属特性,好像他们的喉咙就是留声机喇叭筒一般的效果。紧接着来的是一阵异口同声、尖厉刺耳的大笑。)

勒昂 (歇斯底里地) 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自由的、平等的——

扬克 (非常轻蔑地) 见鬼! 上帝!

大伙 跟着冷嘲热讽地重复那个字眼上帝! 这个字眼具有一种刺耳的金属音响,好像他们的喉咙就是留声机喇叭筒一般的效果。接着来的是一阵异口同声、尖厉刺耳的大笑)

扬克 (没精打采地) 噢,参加救世军吧!

大伙 住嘴,坐下! 傻瓜蛋! 油嘴滑舌的家伙!(勒昂偷偷地溜下)

派迪 (继续先前的思路,似乎没有人打断过他——辛辣地) 她就站在我们背后,那个二副用手指着我们,就像你听见马戏班里的人说的那样;这个笼子里的狒狒,比你在最黑的非洲见到的还要古怪。我们用他们自己的汗水来烤他们,要是你没听见他们当中有人说,喜欢挨烤,见鬼吧!(他嘲讽地膘膘扬克。)

扬克 发出一声迷糊的、模糊不清的咆哮) 噢!

派迪 扬克正在那里抡动他的铁锹破口大骂,要把她的头敲碎——彼此互相对望着——

扬克 (缓缓地) 我还以为她是一个身穿白衣服的鬼哩。真的。

派迪（带着一种深沉的、刻骨的讥讽）丝毫没有疑问的，那就是一见钟情。可惜你们没看见她双手蒙住脸，慌忙退走时，她那白脸上一副可怜的样子！不敢去看他，真的，那就像她看见了一只大毛猿逃出了动物园一样！

扬克（愣住了——怒吼）噢！

派迪 还有扬克朝着她的脑壳投出铁锹那种可爱的姿态，只可惜她已经跨起了门槛！（脸上露出一丝狡笑）我跟你们说那真叫动人。倒添上了炉膛口里的可爱家庭的风味（四面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扬克（威胁地怒视派迪）噢，给我闭嘴！

派迪（不理睬他——对大家）她紧紧抓住二副的手臂，求得保护。（怪腔怪调地模仿一个女人的声音）亲爱的机师，吻吻我，因为这里黑暗，因为我爸爸正在华尔街赚钱呐！紧紧地搂着我，宝贝，因为我在暗处心里感到恐惧，因为我妈妈正在甲板上跟船长飞眼呐！（又一阵大笑。）

扬克（威胁地）你要干什么呀，是不是拿我开心，你这个爱尔兰佬？

派迪 不对！我自己正巴望你打碎她的脑壳呢。

扬克（发狠地）我肯定打碎她的脑壳的！我迟早要打碎她的脑壳，等着瞧吧！（走向派迪——缓缓地）我说，是不是她把我叫作毛猿的？

派迪 明摆着她看你的时候有那种意思，假如她没有说出这个字来。

扬克（笑得叫人毛骨悚然）嘿，毛猿吗？真的！她是那样看我吗？不错。毛猿！嘿，原来我就是毛猿呀？（怒火冲天——好像她仍然在他面前）你这个皮包骨头的小婊子！你这个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脸的浪货，嘿！我要教训你，看看谁是个毛猿！（转身面对众人，又气急败坏地）我说，伙计们。你们听清楚了，我正在痛骂那个对我们吹哨子的。我忽然看见你们瞅着什么人，我还以为他溜了下来，溜到我背后呢，我兜转身来，想用铁锹打死他。却看见她站在那里冲着火光！耶稣基督，我可以被你用一个小小的指头推倒！我给吓住啦，懂吗？真的！我以为她是个鬼，懂吗？她全身上下就像他们装裹死人那样，都是白的。你们都看见了。这能怪我吗？她跟这里连不起来，就是那么回事。当我看见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娘们，又看见她瞅着我的样儿——我可火啦，明白吗？我才不吃那一套，不管他是老几，我投出了铁锹，可是被她逃掉了。（愤怒地）我真希望干掉了她！把她的脑袋打掉！

勒昂 因为杀人罪给枪毙掉或者坐电椅吗？为了她，还不值得。

扬克 我才不在乎！难道我抵她的命不够本吗？你以为我愿意让她糊弄我吗？你以为我会让她占了便宜去？错了！谁也莫想糊弄我，占我的便宜，懂吧——那么办不行——不管是谁！我会收拾她的！也许她会再次下来——

一个声音 没有门，扬克。你吓得她要少活一年。

扬克 我吓了她？她是谁？我吓她做什么？她不是跟我一样吗？毛猿，嘿？（带着他的自信的虚张声势的老派头）我要告诉她，我比她强，希望她明白这一点。我要让她明白，我算数，她不算数！我是活的，她是死的！二十五海里一点钟，那就是我！是我创造了速度带动她，她只不过是个臭货。真的！（又迷迷糊糊地）上帝呀，可是她的模样儿真可笑！她那双手你们注意到没有？又白又瘦，还能看到骨头。还有她的脸，也是灰白色的。她的两只眼，跟见鬼没什么两样。当

然喽，那鬼就是我！没错！毛猿！鬼，嘿？瞧我这只胳膊！（他伸出他的右臂，鼓起大块大块的肌肉）用这个我能提起她来，甚至说要把她劈成两截，只用我一个小指头就够了。（又迷迷糊糊起来）我说，那个女的是谁，是干什么的？从什么地方来的？谁把她造出来的？谁给她的胆量，竟敢那么看我？我真为这件事冒火。在我看来，我不了解她，她是个新玩意。像她那样的一个女人是个什么意思，嘿？她不算数，懂得我的意思吧！我是说琢磨不透她。（越来越冒火）不过有一件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很清楚！你们大家可以拿出你们的衬衫来打赌，我肯定会跟她算清账的。我要告诉她，如果她认为，她——一按风琴，我就会跟着打转，嘿！我会收拾她的。等她再下来，我就会把她丢到火炉里去！那时她就不再打冷战了！她就成了速度。那时她就算数了！（他笑得叫人毛骨悚然）

派迪 她永远不会来了。你听我说，她肚子里满满的，已经够她受的了。我想她现在躺在床上，有十位大夫和护士为了泻掉她的恐惧，正在给她吃泻盐。

扬克 （被惹恼了）你也以为是我把她吓病的吗？就是因为瞧了瞧我，嗨？毛猿吗，嘿？（气极了）我要收拾她！我要告诉她从什么地方下台！她得跪下，把她的话收回，否则她的脸将会被我打扁！（一只拳头朝上面摇晃，另一只敲打他的胸膛）我这就来找你了，你听见吗？你这个该死的！我会收拾你的！（他向门口冲去。）

七嘴八舌的声音 快拦住他！

人家会给打死他的！

他会杀死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摔倒他！

抓住他！

他得了疯病！

他真有劲，上帝。

按住他！

小心，他踢你！

扣住他的胳膊！

（他们全都压在他身上，经过一番剧烈斗争，由于人多势众，把他压倒在他门里边的地板上。）

派迪（他一直没有卷入）等到他头脑清醒了再把他放开。（轻蔑地）天哪，你是个大傻瓜，扬克。像她那样皮包骨头的一头母猪，身上又没有一滴真血，值得你去注意吗？

扬克（从人堆下面，疯了一样）她侮辱我！难道她没有侮辱我吗？我要跟她算算账！我总会抓到她的！快从我身上闪开，伙计们！让我起来去教训她，让她明白到底谁是人猿！

幕 落

第五场

五十年代，三个星期后，五马路的一个拐角，晴朗的星期天上午。街道的一般气氛，宽阔，整洁，阳光温暖，微风和畅。台后方是商店的橱窗，一个是拐角上的珠宝店，一个是旁边的皮货店。里面陈列着逗人的富丽堂皇的装饰品。珠宝店橱窗里光彩四射，有各种钻石、翡翠、红宝石、珍珠等等，制成华丽的冠冕、项链、项圈等等形式。用时明时暗的电光打在每件珠宝的大标签上，上面的价码都异常的惊人。皮货橱窗里也是相同的情形。各种各样的贵重皮货挂在一片电光之中。舞台上是在豪华背景上一种廉价而荒唐的商业习气，那种庸俗背景和街道本身的青天丽日形成强烈的对比。

扬克和勒昂大摇大摆地走在边道上。勒昂穿的是干净衣服，打的是黑色蝴蝶领结，戴的是帆布帽。扬克仍然是他那身肮脏的蓝斜纹粗布工作服。一顶有黑色帽檐的伙夫帽歪扣在他的头上。他多日未刮脸了，他那冒着凶光和怨气的眼睛四周——正如勒昂的眼睛四周一样，不过程度差一点——煤灰的黑迹依旧粘在那里。他们俩站在拐角上有些稍微犹豫，摇摇摆摆，带着一种造作的、反抗的蔑视态度。

勒昂（以一种演说家的姿态指明那一切）哼，我们到了五马路，像你们说的，这里就是他妈的他们的私有小巷。（辛辣地）在这里我们倒成了违返法律的入侵者。无产阶级勿踏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

扬克（阴郁地）哪里有什么草地，你这个笨蛋。（瞅着人行道）非常干净，你几乎可以在那上面吃煎蛋。打扫得这么干净，穿白制服的清洁工人，是花费力气的。（张望街道——阴沉地）你说的常到这里来的那些白领笨蛋们，还有她那一类的女人，都在哪儿呀？

勒昂 在教堂里，该死的！正在祷告耶稣多给一些钱给他们哩。

扬克 教堂，嘿？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上过一次教堂。我爸我妈他们逼着我去的。可是他们自己从来不去。他们就是那种星期天早上醉得晕头转向的人。（嘻嘻一笑）他们两个全都爱打架。星期六晚上，当他们俩喝足了，他们就能上演一出应该在公园广场上演的武戏。他们演完了，屋里的桌子椅子全都缺了胳膊断了腿。不这样的话，我就成了他们的出气筒，从那时候起我就学会了摔打。（嘻嘻一笑，洋洋自得）我是和我爸爸一模一样的人，懂吗？

勒昂 你爸爸也下了海？

扬克 不，他在岸上工作。我妈害哮喘病伸腿去世以后，我就跑走了。我先是在市场上帮忙，用卡车运货。接着我上了船，在炉膛口里干活。当然，这个有出息。其他都算不了什么。（四顾）这个地方我以前没见过。我是在布洛克林码头上，在那里拉扯大的。（深深吸了一口气）这个地方真还不坏，嘿？

勒昂 不坏？要是你想知道的话，哼，我们用血汗创造出来这个地方？

扬克（突然感到气愤）噢，去他妈的！我看不见一个像她那样的人。这使我感到难受，而且无聊。我说，这地方背后有没

有个可以让我们去玩玩的游乐场。这一切太干净、太安静、打扮得太漂亮啦！让我不好受。

勒昂 等一等，你就会他妈的看见——

扬克 我继续活动，不等任何人。我说，你究竟为了什么把我拖到这里来。你这个糊涂虫是不是要拿我开心？

勒昂 自从她侮辱了你，你不是时时刻刻都说要报复她吗？

扬克 （激烈地）我当然是这么说，在骚安普顿，我没有要向她报复吗？我不是偷偷溜上码头，在跳板旁边等她吗？我要对她的白脸啐一口，懂吧！当然，可是如果想要够本的话，就要照准她的灯笼眼睛啐一口，懂吗？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有一大帮便衣在那里转来转去。他们认出了我，对我猛冲过来。那以后我就没有看见过她。你等着瞧吧，我还会找她算帐的！（愤怒地）那个臭婊子！我绝不答应她害了人一走了之。一定会有法子治理她！

勒昂 （厌烦，但又不敢明白表示出来）我不就是为了这个，才把你带到这里，叫你看看的吗？你彻底看错了这一档子事。你做的和说的，就好像那是你和那头臭母牛中间他妈的一件私事。我想唤醒你的阶级意识，听我说，她只是那个阶级的一个代表。那时你就会看出，你必须打击的，不是她一个人，是她的阶级，那里有大帮像她那样的人，但愿上帝叫他们瞎掉眼睛！

扬克 （朝他的手上吐唾沫，好战地）我动起手来的时候，人越多越热闹。带那帮人上来吧！

勒昂 再过一会儿，等教堂放出人来，他们就出现在你眼前。（他转过身，第一次看见两个商店橱窗里的展品）哎呀！你瞧瞧那个。（他们俩退回去，站在那里瞅着珠宝店里的橱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勒昂勃然大怒)瞧瞧这堆宝贝货色上面的大价钱!比我们航行十次炉膛口全班人马在地狱里熬油受罪,钱还要挣得更多!而他们——她和她的臭阶级却把它们当作玩具买下来,戴在身上用来显示身份!这里这一件的价钱,能给一个挨饿的家庭,买下一年的粮食!

扬克 噢,别再说你那些伤感的话头吧!挨饿的家庭,去他妈的下一餐吧!你就该向我募捐了。(带着天真的羡慕)跟你打赌,那些玩意是漂亮,拿它来一定能抵一大笔钱。(转过身去,厌烦)噢,见鬼,它们有什么好处?让她买去。它们和她一样都不顶事。(一挥手,好像要把所有珠宝都扫入冥冥之中)那一切都不算数,明白吗?

勒昂 (他已经走到皮货店的窗口——愤怒地)我想这里的也算不了什么——杀了可怜的、无害的动物来制皮,来保暖她和她们的倒霉鼻子!

扬克 (他一直在望着里面的某样东西——兴奋得有点古怪)看看那张从头到尾的猴皮一两千块!(迷糊地)猴皮,那是真货吗?他妈的——

勒昂 (辛酸地)是真的。(带着严肃的幽默)假如为了买一张毛猿的皮,他们是不会花那么大价钱的——不会,即使是一只活猿,连头带身子,甚至灵魂都算在里面!

扬克 (攥紧拳头,气得脸都白了,好像橱窗里的皮子是对他的人身侮辱)上帝!这是打到我脸上来了!我会收拾她的!

勒昂 (兴奋地)礼拜散了。那些臭猪们来了,瞟了瞟扬克的阴沉的脸——不安地)耐心点,同志。克制一下你的毛躁脾气。记住,专靠暴力,终久要失败的。我们的武器不是那些。我们一定要通过和平手段,全世界齐步前进的无产

阶级的选票——来贯彻我们的要求！

扬克（极度轻蔑地）让选票去死吧！选票是糊弄人的，懂吧，选票是给女人开的！让她们干去！

勒昂（越发不安）肃静！要用适当的轻蔑态度对待他们。注意观察那些寄生虫，但是要忍耐。

扬克（愤怒地）滚开！你这个胆小鬼，事情就这样。我就是力量！我每次用的是拳头，懂吧！（从教堂里出来的人群由右面上，他们装模作样慢慢地游逛着，脖子挺得僵硬，目不斜视，用一种单调假笑的声音说话。女人们都擦口红，涂白粉，染发，身上穿得臃肿不堪。男人们都是礼服大衣、礼帽、鞋套、手杖等等一样俱全。这是一队衣服华丽的活动木偶，然而在他们超然、机械的冷漠态度中，却是一种惨痛的、自我毁灭的恐怖神情。）

七嘴八舌的声音

可爱的凯付斯博士是非常诚恳的！他讲道的时候我打瞌睡了。

关于激进派的，亲爱的——关于正在宣传的那种错误教义的。

我们一定要组织完美的美国廉价商店。

让每一个人都拿出百分之一的所得税来。

这主意不错！

把收入拿来修理教堂的帐幔，你们有意见吗？

不过那已经修理过无数次。

扬克（怒视他们，从这个到另一个——带着一种侮辱性的轻蔑声）嘿！嘿！（他们好像没有看见他站在人行道中间，绕道避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勒昂 （害怕了）我跟你说，把你的臭嘴闭上。

扬克 （恶毒地）跟猪猡说去吧！（他大模大样地走开，故意地碰了碰一个戴礼帽的绅士，随后气冲冲地怒视着他）喂，你撞谁呀？你以为这地面属于你自己吗？

绅士 （装腔作势冷冷地）很抱歉。（他并没有看扬克，走了过去，连瞟都没瞟一眼。扬克被他们搞得局促不安。）

勒昂 （冲上去，抓住扬克的手臂）咱们离开这儿吧！这不是我的原意。警察会被你招到这里来的。

扬克 （粗暴地——推了他一下，使他跌倒在地）滚！

勒昂 （自己爬起来——歇斯底里地）现在我要赶快走开。出了什么事，我可不负责。（他从左方溜下。）

扬克 见你的鬼去！（走向一位太太——恶意地假笑，嬉皮笑脸地挤挤眼）哈罗，小妞儿。生意怎么样？今天晚上有事吗？码头上有一个旧锅炉，我们可以爬进去。（那位太太大步走了过去，没看他一眼，连步子都没改变。扬克转向其他的人——侮辱性地）上帝呀，赶紧藏起来吧！你那张难看的脸免得吓惊了马。嗨，瞧瞧那一位的屁股！你像一条渡船的船尾巴。全是胭脂和香粉！还一心想勾引人！你像摆在墓地上的死尸。噢，走开，你们这一帮人叫我眼睛疼。你们不行，明白吧！瞧瞧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敢看我？因为我行，就是这么回事！（指指街对面正在修建的摩天楼——虚张声势地）看见正在修建起来的那个建筑吗？那种钢铁结构的建筑吗？我就是钢铁！你们住在那上面，以为自己算个人物。但是，在建筑的是我，懂吧！使起重机往上躐的就是我！它的内部和基础就是我！对！我就是钢铁、蒸气、烟和一切！它能活动，有速度，二十五层向上去——我就在那顶上和底层里

——活动着！你们这些傻瓜就不行。你们只不过是活动木偶，只有我给你们上了劲，你们才会转。你们一无用处，明白吧——是我们堆在一边的残渣和炉灰！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可是他们好像既没有看见他也没有听见他，他勃然大怒了）婊子、母狗、流氓、猪猡！（他愤怒，恶意冲撞他们，但是一点也没有碰到他们。相反，在所有的接触之后，后退的倒是他。他不断愤怒吼叫）你们这些流氓！下地狱去！滚开。看不见吗？躲开！你们为什么还不动手呢？别装狗熊！举起拳头来！打吧，要不然，我就揍死你们！（可是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他们全都用一种死板造作的客气态度回答说：请您原谅。接着一位太太大叫一声，他们全都惊慌失措跑到皮货店的窗前。）

那位太太（欣喜若狂、上气不接下气地）猴皮！（全体男女跟着她异口同声用同样造作的兴高采烈的腔调：猴皮！）

扬克（他的头向后一仰，好像他兜脸挨了一拳——大怒）我看出你来了，全身都是白的！你这个白脸的婊子！我看出你来了。毛猿，我看你再敢叫毛猿！（他躬身，抓住街边的镶边石，好像要拔起来，投过去。然而没办到，他怒冲冲地咆哮着，跳到拐角上的灯柱旁边，想把它拔起来当作一根棍棒。这个时候，一辆公共汽车轰隆隆开了过来。一位胖胖的、头戴礼帽、脚上穿着鞋套的绅士从侧街上跑出来，嘴里哀叫道；汽车！汽车！停下！同弯着腰、努力拔柱子的扬克正撞个满怀。扬克给他撞倒了。）

扬克（看见有架可打——高兴得吼了起来，一下子跳了起来）机会到底来了！嘿？汽车，我揍死你！（他的拳头正打在胖绅士的脸上。但是那位绅士好像没事似的站在那里纹丝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动。)

绅士 请你原谅。(随后不耐烦地)你别误了我上汽车。(他拍拍手开始尖声喊叫)警官!警官!(许多警笛同时长鸣,扬克被众多警察从各方面包围。他想还击,可是被警棍打倒在人行道上,人们压在他身上。那群在橱窗前面的人一动不动,没有注意到这种骚动。在一片喧嚣中巡逻车的咣咣铃声传了过来。)

第六场

第二天晚上。黑井岛上监狱，一排牢房。牢房从右前方朝左后方斜伸过去，无穷无尽的伸展，而是消失在阴暗的背景里，好像永无止境。一盏电灯吊在极其低矮狭窄的过道的天花板上，灯光照过最前面那间牢房笨重的铁栅栏，揭露了一部分室内情况。扬克在里面关着。他低头弯腰坐在小床边，姿态就像罗丹的《沉思者》。青色的斑斑伤痕在他脸上。头上绕着一条带有血迹的绷带。

扬克（好像从梦里突然惊醒，伸手去摇晃栅栏——大声地、惊讶地自言自语）钢的。这地方是哪儿，是动物园吗？（一阵粗厉的笑声从许多牢房中看不见的犯人那里爆发出来，流传开去，又突然打住。）

七嘴八舌的声音（嘲讽地）动物园吗？

对这个监狱来说，倒是一个满漂亮的名儿！

钢吗？你说得真好，这是一座古老的铁屋子。

让我看看说话的那个傻瓜是谁呀？

就是他们带进来的那个神经错乱，被那些警察痛打了一顿的家伙。

扬克（迟钝地）我一定在梦里。我以为我是在动物园的笼子里——不过人猿是不会说话的，是不是？

七嘴八舌的声音（嘲笑地）没错，你是在笼子里。

在监狱！

在牛栏！

在猪圈！

在狗洞！（厉声大笑——一顿）

我说，伙计！别胡言乱语。你是谁呀？干什么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把你的悲哀故事讲讲让我们听听。你是干哪一行的？
他们关你做什么？

扬克（迟钝地）我是个在邮船上烧火的工人。（突然冒火了，摇晃牢房的栅栏）明白吗？我是个毛猿。你们要是再拿我寻开心，我就打掉你们的下巴。

七嘴八舌的声音

嘿！一个死硬的家伙！

你吐的唾沫，都会跳起来！（大笑）

噢，好样的，是个硬汉子。你是不是个硬汉子？

他说他是个什么——人猿？

扬克（挑衅地）对极了！难道你们不全是人猿吗？（短暂的沉默。随后从走道的那一边传来愤怒的摇晃栅栏的声音。）

话音（充满了愤怒）我要教训教训你，看看谁是一个人猿，你这个流氓！

七嘴八舌的声音

嘘！留神！

别作声。

轻轻地。

别把警卫招引到我们这里来！

扬克（轻蔑地）警卫？应该是看守吧？（从所有牢房里传来愤怒的喊声。）

话音（和解地）噢，不要理他。他的头给警卫打昏了。我说，伙计！他们怎么会把你弄到这里来的——你不愿意说吗？我们等着听你讲。

扬克 当然！为什么不愿意说呢？但是你们不理解我。谁都不理解我，只有我自己理解我自己，明白吗？我开头向法官回话

时，他就说了这么一句：“给你三十天去考虑考虑。”考虑考虑！上帝，那我这几个星期干什么呢（一顿）我要找一个人算账，明白吗？——一个侮辱我的人。

七嘴八舌的声音（冷嘲热讽地），我敢打赌又是老一套。你的女朋友，是吗？

是不是她把你骗了？

她们一直是那样的！

你揍那个家伙了吗？

扬克（厌恶地）噢，你们全都不对！里面确实有个女人——但是不是那种老妖怪，是一种新式的女人。她在炉膛口里穿了一身白，说真的，我还以为她是个鬼哩。（一顿。）

七嘴八舌的声音（低声地）哎呀，他还在发神经。

说得倒很有意思。让他胡言乱语去。

扬克（不理睬他们——思索）她又瘦又白的手，好像不是真的，是什么东西画在上面的。我跟她相隔好像天涯海角——一点钟二十五海里。她像猫儿拖进来的死肉。她不行，她只是摆在玩具店橱窗里的，或者是摆在垃圾桶上面的玩意，懂吗！真的！（他生起气来）可是她竟敢侮辱我。我好像是从动物园逃出来的一个什么东西，我给她这样的感觉。上帝，你要是能看见她那双眼睛就好了！（他愤怒地摇晃牢房的栅栏）你们等着瞧我报复她好了！要是我找不到她，就拿跟她有往来的那帮人出这口气。现在我知道他们平常呆在哪些地方。我要告诉她谁在前进，谁在停顿。你们看着我马到成功吧！

七嘴八舌的声音（又严肃又开玩笑）这还不错！

好好揍她一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是干什么的？

扬克 是坐头等舱的王八蛋。他们说她爸爸是名叫道格拉斯的百万富翁。

七嘴八舌的声音 道格拉斯吗？我敢打赌，那是钢铁托拉斯的总经理。

我在报上见过他的鬼脸。

他实在有钱极了。

话音 咳，听我的劝告，伙计，如果你想报复，最好参加世界产联，那你就搞一些实际活动了。

扬克 世界产联是干什么的？

话音 你没听说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吗？

扬克 干什么的？

话音 一群人，硬汉子。我今天还在警卫给我的《星期时报》上读到关于他们的文章。有一篇讲到他们的长篇讲话在上面。是从在参议院一个名叫奎恩参议员的家伙作的一次讲演里摘来的。（他就在扬克隔壁的牢房里。那里响起报纸的沙沙声）等等，我借着亮给你们念念。听我说。（他念）“国内现在存在一种危险，我们美好共和国的命脉正受着威胁，美国之鹰的性命也受到危害，正像反对古代罗马之鹰的喀提林阴谋一样恶毒！”

话音 （厌恶地）噢，去他妈的！叫他们把那只鹰屁股腌起来吧！

话音 （念）“我指的是自称为‘世界产业工人’的流氓、罪犯、凶手、刽子手。那是对所有正直的劳动人民的侮辱。我把他们叫作‘世界积极破坏分子的因素。是由于他们的毒辣的阴谋。”

扬克 （带着报复性的心满意足）破坏分子，好极了！我拥护他们！

话音 嘘！（念）“在我们优美的民主机构上产生的这个魔鬼组织是一个毒瘤——”

话音 让民主见鬼去吧，嘘他，伙计们——啞起舌头来轰！（他们果然啞起舌头来。）

话音 嘘！（念）“我像伽图那样，告诉参议院说，必须消灭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因为他们是常用匕首的代表，威胁着世界上这个最伟大国家的心脏。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生来自由平等的，对一切都有相同的机会；在这里，所有人的幸福都受到国家缔造者的保证；在这里，荣誉、真理、正义、自由和人的友爱是跟妈妈的奶水一道吸收下来的，是在爸爸的膝头上就被教会了的，是在美国光荣宪法里批准、签字、盖了章的！”（一阵暴风雨般的嘘声、猫叫声、讥笑声和刺耳的大笑声。）

七嘴八舌的声音 （嘲笑地）为美国独立纪念日欢呼吧！

募捐吧！

自由！

正义！

荣誉！

机会！

友爱！

大伙 （极度的讥讽）噢，去他妈的！

话音 王八蛋奎恩参议员，冲他吼一声！现在一齐来——一、二、三——（又叫又骂，一片吵吵闹闹的喧哗声。）

警卫 （从远处传过来）你们那里放安静点——不然就拿水龙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闹声平息下去。)

扬克 (愤怒地) 我很想跟那个参议员家伙, 跟他单独谈谈心。
我会教他真理是什么。

话音 嘘! 这里才是他恶毒攻击世界产联的地方。(念)“他们一只手里拿火, 另一只手里拿着炸药, 在搞阴谋诡计。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 杀人也在所不惜, 甚至蹂躏不能自卫的妇女。他们会破坏社会, 把下流坯子放在高位上, 把上帝为这个世界作的妥善安排搞得混乱不堪, 把我们的优美文化变成废墟, 荒凉世界, 在那个地方, 上帝的杰作, 人, 就会蜕变为人猿!”

话音 (对扬克) 咳, 伙计。你说的人猿又冒出来了。

扬克 (一声怒吼) 我明白他的意思。原来他们想把那些东西炸掉, 把事情翻过来, 是不是? 喂, 把那张报借给我看看, 行吗?

话音 让他看。只不过你自己看吧。我们不想再听那些废话了。

话音 拿去, 放在你的床垫下面。

扬克 (伸手接下) 谢谢。我认识的字很少, 但是能读懂。(他坐下的姿势像罗丹的《沉思者》, 身边一只手里拿着报纸。一顿, 走道的那一头传来许多鼾声。突然间, 扬克跳了起来, 发出一声愤怒的呻吟, 似乎某种吓人的思想压倒了他——稀里糊涂地) 当然——钢铁托拉斯的总经理——她爸爸——制造出世界上半钢铁——钢铁——我还以为我在那里顶事哩——能闯——能跑哩——原来造就了她——把我关到了笼子里, 好让她能在我脸上吐唾沫! 上帝!(他摇晃牢房门上的栅栏, 整排牢房都动摇起来。那些被惊醒或者想睡觉的人发出不耐烦的、抗议的喊声。) 他制造了这个笼子! 钢

铁！事情就这样！笼子、牢房、锁、门、栅栏——就是那个意思！他坐在我头上！把我压在下面。但是我要冲过去！火，用火能把它烧熔！我就是压在最下面的火——永远不熄的火——像地狱那么热——在夜里爆发——（他说着开始摇晃牢门。当他说到“爆发出来”的时候，他双手抓住一根铁栅，双脚蹬在另外的铁栅上，身体和地面平行，拼命往后扳。在他的用力扳扯之下，那根铁栅弯得像一根单簧管。就在这个时候，监狱的警卫拖着一根水龙带冲了进来。）

警卫（愤怒地）我被你们这些流氓吵醒了，看来得教训教训你们！（看见扬克）原来是你，嘿？得了颤抖症啦吗？好吧，我来给你治治。来消消你的火气！（注意到铁栅）天呐，那根铁栅弯成什么样儿啦！只有疯子才有那么大力气，干出那种事来！

扬克（怒视他）或者一个毛猿，你这个胆小的大笨蛋！留神！我来啦！（他抓住另一根铁栅。）

警卫（现在给吓住了——大喊大叫从左方下）快开水龙，潘恩！加足压力！叫大家来——还拿一件紧身衣来！（幕正往下落，当它遮住扬克时，可以听见冲击扬克牢房铁门的水声。）

幕 落

第七场

大概一个月后。靠近河边的世界产联的一个地方分会，可以看见底层门面房子的内部和外面的街道。月光照在窄窄的街道上，建筑物密集在黑影里。屋子里面，会议室和办公室、阅览室的作用兼而有之。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办公桌和一个高脚凳子。中间的桌上放着报纸，一堆小册子，桌子周围还有几把椅子。这间屋子的整个气氛十分低级、庸俗、平淡。秘书高坐在凳子上给一个大账簿上登记。一个眼罩遮住他的面部。八、九个从事各种工作的工人围在桌子跟前。两个人在下跳棋。一个人在写信。大多数都在抽烟斗。后面墙上挂一幅写有“世界产联第五十七地方分会”的大招牌。

扬克（从外面街上走过来。身上穿着和第五场里一样的衣服，举动谨慎、神秘。他走到门对面；然后轻轻地踮着脚走向房门口，听了听。室内沉寂得令他好奇，他谨慎地敲敲门，好像他是在猜测去参加某种神秘仪式的暗号似的。听了听。没人回答。又敲得更响一点，还是没有回答。急了，敲得更响了。）

秘书（在凳子上转过身来）怎么了——是谁在敲门吗？（喊叫）进来，怎么不进来？（屋里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扬克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好像害怕受到伏击似的。他举目四望想找到一切神秘的东西，却给屋里的平凡的事物和人物震惊了。他以为他也许走错了地方，随后看见墙上的招牌，放

了心。)

扬克 (脱口说出) 你好!

大伙 (有保留地) 你好!

扬克 (更从容一些) 我没走错地方吧?

秘书 (仔细地观察他) 说不好。你是会员吗?

扬克 不, 现在还不是。我就是为这个——参加你们的会——来的。

秘书 那容易。你是做什么的——码头上的?

扬克 不是, 我是邮船上烧炉子的工人。

秘书 (满意) 欢迎到我们市里来。欢迎你们的觉醒, 对此我很高兴。我们收的会员在你们这一行里很少。

扬克 世事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秘书 正好你可以帮帮忙去把他们唤醒。你叫什么名字? 我来给你填写个卡片。

秘书 (尖锐地) 你不会连你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吧?

扬克 当然知道; 只是人们已经很久不叫我的名字, 而叫我扬克——罗伯特, 对了——罗伯特·史密斯。

秘书 (写) 罗伯特·史密斯。(填写卡片的其他项目) 给你, 你要交半块钱的会费。

扬克 都有了——是不是四个十二分半的硬币, 那这个不难 (把钱给了秘书。)

秘书 (丢进抽屉里) 谢谢。好吧, 请随便。就不一个个介绍了。拿几本桌上的小册子到船上去散散, 会有收效的。去适当地播下种子。但是不要被抓住开除了, 因为我们当中失业的太多了。我们需要的是有职业同时又能替我们工作的人。

扬克 当然! (他还站在那儿, 窘迫而不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秘书（望着他——好奇地）你为什么敲门？你是不是以为有一位穿制服的黑人为你把门打开？

扬克 不，我以为门是锁着的——你们还要从门洞里或其他什么地方先看看我，审查我是不是个正派人。

秘书（警惕、怀疑，但从容一笑）你以为我们是在开赌馆吗？门从来不上锁。）

扬克（会心地嘻嘻一笑，他相信这全是伪装，是秘密的一部分）这个镇上警察挺多，是不是？

秘书（厉声）我们又没犯法，警察跟我们没有丝毫关系。

扬克（会心地挤挤眼）你们当然绝不会，我当然知道。

秘书 好像我们谁都不知道的事儿，你一一知晓。

扬克（又挤挤眼）噢，算了吧（因为四面八方都向他投来怀疑的眼光，感到有点气愤）噢，见鬼！你们用不着那样看着我。我是一个顶事的人，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当然！我会坚持下去，懂吗？我会全力替你们完成任务。因为我是个顶事的人。

秘书（说说笑笑地，试探他）你的精神是可取的。不过，你真懂得你为什么参加吗？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摆在桌面上，可以正大光明地给人看的；但是，还是有些人对我们有些误解。（厉声）对世界产联的宗旨，有什么想法？

扬克 噢，我全知道。

秘书（讽刺地）很好，能否把你的宝贵意见跟我们谈谈？

扬克（狡狴地）我完全懂得，不能全说出来。（接着又忿恨起来）噢，我说！我是个老工人，懂得我的工作。我明白，跟一个生人打交道，你们不能大意。也许我是个便衣侦探，或者什么坏蛋，谁知道呢？你们是不是正在这样盘算呢？

噢，算了吧！我很顶用，明白吗？如果你们不信，可以随便到码头上去找个人问问。

秘书 我们谁也没说你不中用？

扬克 等我行了入会仪式以后，我就会让你知道的。

秘书 （吃惊）入会仪式？没有仪式。

扬克 （失望）没有暗号——或者握手什么的，难道什么都没有吗？

秘书 你认为这个会是干什么的——黑手党还是麋鹿兄弟会？

扬克 麋鹿兄弟会，让他见鬼去吧！只有没胆子的意大利人才组织黑手党。不，这是一个好汉帮，对吗？

秘书 你说的没错！所以我们站得直，走得正，我们不搞秘密活动。

扬克 （吃惊并且钦佩）你是说，你们一直就像这样光明正大地活动吗？

秘书 是呀，你说对了！

扬克 我真佩服你们，你们的确胆量可佳！

秘书 （厉声地）照直说吧。你到底为什么要想参加我们？

扬克 你强迫我说吗？好吧，我也有胆子！我愿意帮助你们。你们不是想搞爆破吗？哼，干那个我在行！我行！

秘书 （假装非常随便）你是说用合法的直接行动来改造不平等的社会条件呢，还是用炸药？

扬克 炸药！把它从地球上炸掉——钢铁——所有的笼子——所有的工厂、汽船、房屋、监狱——还有钢铁托拉斯和支持它运转的所有力量。

秘书 这就是你的本意，呃？在那方面你还有什么特殊工作想给我们提出来的吗？（他朝那些人作了个手势，他们一个个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心翼翼地站起来，在扬克身后围住。)

扬克 (勇敢地)我当然有要说出来的。我要告诉你，我就是好汉帮里的一条真汉子。有一个叫道格拉斯的家伙。他是百万富翁——

秘书 钢铁托拉斯的总经理吗？你是说，你想暗杀他吗？

扬克 不，那样做解决不了问题。我要做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他制造钢铁的工厂炸掉，把世界上的钢铁炸到月球上去，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热切地，带点虚张声势的味道)让我独立去完成任务，你们可以看看我的工作能力！告诉我关于他的一切有关资料，把使用的炸药交给我，至于别的一切，你就看我的吧！等着看黑烟冲天，一切化为灰烬吧。只要完成了任务，哪怕他们抓住我，我不放在心上！我愿意用终生坐牢去表示对他们的嘲笑！(半自言自语)而且我要写一封信给她，告诉她事情是毛猿干的。那就把仇报了。

秘书 (从扬克身边走开)太有趣了。(他发了一个信号，那些身强力壮的人扑到扬克身上，说时迟，那时快，他们把他的手脚反剪起来。他被搞得无法挣扎，不知所措，他们从他全身上下搜索武器。)

汉子 没带手枪或刀。要我们教训他一顿然后把他弄出去吗？

秘书 不，不用费事了，他是个笨蛋。(他走近扬克身边，当面嘲笑他)哈——哈！这是他们和我们开的这个玩笑好大啊！喂，你这个开玩笑的！是彭斯派你来的，还是平克顿？一个也不是，上帝，你太笨了，如果我猜得对，你一定是特务机关里的人！哼，你这个肮脏的密探，混账的奸细，回去告诉那个花臭钱雇你来出卖兄弟们的混蛋，不要再浪费金钱。你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告诉他，他打算或者已经栽到我们身上

的，只不过是捏造出来的，想把我们投进监牢的阴谋罢了。我们的行为就跟我们的宣言是完全一致的。不管他什么时候来访问我们，我们都会送他一份。——至于你嘛，（他轻蔑地瞪了扬克一眼，扬克则陷于一种昏沉的状态）噢，去他妈的，光说又有什么用呢？你是个没有脑子的人猿。

扬克（这个字眼引起他的猛烈而徒然的挣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这个犹太佬，流氓！

秘书 伙计们，在那里静坐。（他们兴高采烈地把挣扎的扬克摔了出去。被踢了几脚的扬克趴在窄窄的石子街道中间。他咆哮着站起来，冲打那扇已经关上的门，但是他迷惘地停了下来，但他感到可悲地虚弱。他坐在那里，沉思着，他的姿势很近似罗丹的，《沉思者》。）

扬克（痛苦地）原来那些家伙也认为我不顶事。噢，让他们见鬼去吧！他们还是那老一套的胡说八道——肥皂箱上的演说和救世军——胆小鬼！每天减少一个小时，一天多给一块钱，让我幸福吧！一天三顿好饭，前院里种几棵菜花——平等权利——一个老婆几个孩子——一张倒霉的选票——就一切都准备好可以见上帝啦，不是吗？噢，见鬼！那样还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那玩意是在你心里，解决不了你的吃饭。吃饭——吃油炸面圈和喝咖啡——那跟它都没有关系。它藏在根底上呐。你抓不住它，就无法叫它停下。它活动着，一切都跟它活动。世界会因为它的停下而停下。那就是现在的我——我不声不响，明白吗？——我成了一个垮了的不可知论者啦，就是那么回事。本来我是钢铁，世界归我管。现在反过来了，我不再是钢铁，世界管我啦。噢，见鬼！我不明白——一切都糊涂啦，懂我的意思吗？全都颠倒啦！（他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起一张冷嘲的脸，像一个人猿对着月亮咕咕呱呱)我说，你高高在上的，月亮上的人，你好像非常聪明，回答我，嘿？把内幕消息、秘密情报塞给我——我要从什么地方下去，嘿？

一个警察 (他到街上走动，刚好听到这最后一句——带着严肃的幽默)你这个笨蛋会到警察局去，要是你不清醒点爬起来，从这儿离开。

扬克 (抬头望着他——带着刺耳的苦笑)很好！把我关起来！然后把我锁在笼子里！那就是你知道的惟一答案。来吧，关我吧！

警察 你犯什么罪了？

扬克 够判终身监禁的了！我出生在世上就是我的罪名，懂吗？真的。赶紧在你的临时拘捕证上记录下来吧。我出生在世上啦，懂得我的意思吧！

警察 (幽默地)你的妈妈真应当被上帝可怜！(然后实事求是地)你喝醉了，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我本来想把你押送到分局去，不过那要走很长一段路。现在赶紧起来走吧，要不，我就照脸扫你一棍子。滚罢！(他把扬克拖起来。)

扬克 (带着一种迷迷糊糊的嘲讽口吻)可是我能到哪儿去呀？

警察 (推了他一下——无所谓地笑嘻嘻地)到地狱里去。

幕 落

第八场

第二天傍晚。动物园里的猴房。猴房在灯光照射下能看见内部。在阴影中其他的笼子，根本看不清楚，可以听见从那里传来的吱吱哇哇的话音。有一个笼子上挂着一块招牌，上写“大猩猩”。那个大野兽蹲在板凳上的姿势很像罗丹的《沉思者》。扬克从左方上后立刻引起一片愤怒的吱吱的尖叫声。大猩猩转动一下他的眼睛，但没作声，也没动。

扬克（带着一种刺耳的苦笑）你们欢迎我到城市来吗，嘿？好啊，好啊，一整帮都在这里呀！（那种吱吱哇哇的声音在听见扬克讲话后便平息下去，转为一种聚精会神的沉默。扬克走到大猩猩笼子跟前，把身子俯在栅栏上，猩猩和他对望着沉默，一动都不动。经过片刻的死气沉沉的静默，扬克的讲话开始了，带着一种友好、亲密的腔调，半嘲笑中富有深厚的同情）我说，看来你是个结实家伙，对吗？我见过很多被人们叫做猩猩的硬汉，但是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真猩猩。你的胸膛、肩膀、手臂和手，真是太棒的！你的两只拳头都有那么一股劲，我敢断定能把他们全打垮！（他是怀着真正的赞美心情说这番话的。猩猩好像懂得他的意思，直立起来，挺起它的胸膛，用拳头在上面敲打着。扬克同情地嘻嘻一笑）我真的懂得你的意思。面对全世界你也敢挑战它，是不是？你有我说的那些优点，尽管你说不清楚话。（于是话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夹带着苦恼)我的意思呢,你怎么能不明白呢?难道我们不都是毛猿俱乐部的会员吗?(他们互相瞪视——一顿——扬克继续说下去,慢吞吞地,痛苦地)原来,你就是那个白脸婊子看我的时候所看见的。我呢,对她来说,跟你是一样的,懂得我的意思吗?只不过是在笼子外面,可以冲出笼去的——可以随随便便去杀死她,懂吗?千真万确!她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她并不知道,我也是在笼子里——甚至比你更糟——真的——一副可怜相——因为你还有冲出去的机会——可是我呢——(他糊涂了)噢,见鬼!全都错了,是不是?(一顿)我想,我到这儿来干吗?准是你最想知道的,嗨?从昨天晚上起,我就赖在这个巴特里公园的椅子上。真的,我看到的日出美极了——一片红色、粉红色和青色。我还看着摩天楼——钢铁作的——还有所有出出进进的船只,行驶世界各地——它们也是钢铁作的。阳光温暖,吹着微风,没有一片云彩。不错,那是了不起的。我完全享受到了——正像派迪说的,那才是叫人过瘾的好饮料——只不过我不能到那里面去,明白吗?我不能在那里面起作用。因为它高高在上。我始终在想——后来我就跑到这里看看你的模样儿。我想在没有人的时候跟你单独聊聊。我说,你老是坐在那个围栏里,忍受那些瘦骨如柴的白脸的臭女人和她们的蠢男人,那些该死的东西,拿你开玩笑,嘲笑你,而你又把他们吓得要死,你有什么感想!(他用拳头敲打栅栏。猩猩摇晃它的笼子上的铁栏并嗥叫。所有其他的猿猴都在暗处发出愤怒的吱吱哇哇声。扬克继续说下去,非常高兴)真的,我也是遭受他们那样对我的打击。不过你幸运,懂吗?你跟他们不是一伙,对此你一无所知。可是我呢,我跟他们是同类

——但是我不知道，懂吗？他们跟我却不是一伙，就是那么回事，懂得我的意思吗？思考真吃力——（他以一种痛苦的姿势拿一只手在额头上抹了一下。猩猩不耐烦地咆哮着。扬克继续说下去，思索地）我想说明的意思就是这个。你可以坐在那儿，梦想一切。在那里你的身份是主人，他们不是，他们可以受到你的嘲笑，懂吗？你是世界冠军。可是我呢——我没有过去可想，也没有未来，只有现在——而那又不顶事。当然，你比我好多啦。你不会思想，你也不会说话。是不是？可是我能拿说话和思想来吓唬人，——基本相同还能蒙混过关哩——差不多！笑话也往往就出在那里。（他笑起来）我不在地上，同时又不在天堂里，懂我的意思吗？我在天地中间想把它们分开，却从两方面受尽了夹缝罪。也许那就是他们所说的地狱吧？可是你在最下层。你真的顶事！你是这个世界上惟一顶事的，你这个走运的家伙！（猩猩得意地吼着）所以你被他们关在笼子里，懂吗？（猩猩怒吼）真的！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当你设法去想它或说它，它就溜了，它藏在老深——老远——背后的什么地方——你和我都能感觉到它。真的！我们俩都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嘛！（他笑起来——然后用一种粗野的声调说）见他妈的鬼去吧！要采取一点点行动，那才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才顶事！反被他们打倒，一定打倒他们用手枪——而不要让他们用钢铁把你杀死为止！对极了！你是个把戏吧？你被关在笼子里，他们都跑来看——是不是？想报仇吗？想落得一条好汉的结局，而不要慢慢憋死在那里吗？（猩猩大吼，表示竭力赞成。扬克继续说下去，带着一种愤怒的喜悦）对极了！你是个好样的！会坚持到底的！我和你，我们俩都是这个俱乐部的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员！我们最后打一次漂亮仗，从座位上把他们打下去！等我们打完了，他们就会把笼子造得更坚固一些！（猩猩使劲拉扯铁栅，咆哮着，两脚交换着跳跃。扬克从外衣下面掏出一根短撬棍，撬开笼门上的锁，把门拉开）你被州长赦免了！出来，我们握手吧。我带你到五马路散散步。我们要把他们从地球上打下去，我们要死在乐队伴奏中。走吧，兄弟。（猩猩小心翼翼地走出笼子，走到扬克跟前，在那里站着望着他。扬克保持他的讽刺腔调——伸出他的手）按照我们团体的秘密方式握手。（那个畜生被扬克讽刺的腔调激怒，他纵身一跳，用两只大手臂抱着扬克，拼命一搂。一阵叽哩喀喳肋骨折断的声音，扬克发出一声痉挛的叫喊，依旧带着嘲讽腔调）嗨，我并没有说吻我呀！（猩猩把扬克被掰折的身体滑到地板上；它犹疑地俯视他并思考着；随后把他抓起来，投进笼子，门被关上了，拖着脚步狠狠地走进左面的暗处。从其他的笼子传来一片吃惊的吱哇乱叫声。随后扬克动弹一下，呻吟着，睁开眼睛，片时沉默。他痛苦地嗜啖着）我说——他们应叫他跟摔角家比一比。我完了，我彻底被他打垮了。就连他都认为我不顶事。（随后突然动了感情，感到万分绝望）上帝，我的开始和结束在哪里才是合适的？（突然克制自己）噢，见鬼！不能抱怨，明白吧！不能退却，懂我的意思吧！要在战斗中死去才是值得的！（他抓住笼子上的铁栅，痛苦地拖起身来，迷惘地四顾——勉强发出冷笑）在笼子里，嗨？（带着马戏班招揽观众的刺耳的叫喝声）太太们，先生们，你们走近了，瞧瞧这个独一无二的——（他的声音逐渐小下去）——一个惟一地道的——野毛猿——（他像一堆肉，瘫在地板上，死去。猴子们发出一片的

哀鸣。或许，最顶事的，毕竟还是毛猿吧)

幕 落

——剧终